

中国当代  
原创文学

罗南·著

# 穿过圩场

不一样的乡土，  
不一样的故事。

非外借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九州大学出版



CHUAN GUO XU CHANG

# 穿过圩场

罗南·著

2015年度中国作协全国少数民族重点扶持作品·散文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圩场 / 罗南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6

(中国当代原创文学)

ISBN 978-7-5495-9899-1

I. ①穿…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819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8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

罗南是一位生活在桂西北山区的作家，是一位虚心好学且有悟性的作家。近年来，她的散文频频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看到她在写作上的日渐进步，曾作为罗南散文写作的指导老师，我为她高兴。如今，她要出版散文集，让我写个序，我应诺了。

罗南的这本散文集，主要以自己的出生地——山逻街为关注对象。这个“瘦长的丫字路，肥胖的丫字街，街头街尾家家户户全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像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结出的果，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穿戴同样的服饰。我们知道彼此——谁家最难以启齿的丑事，或是谁身上某一道疤子的来历。这些裸露的生活痕迹让我们看着对方就像看着自己一样踏实”的地方，是她所写的大部分。

不一样的乡土，有不一样的故事。

这个巴掌大的山逻街，对于罗南而言是一个饱含情感，既沉甸甸又亲切的词语，是山逻街乡土养育了她的生命，那里有她祖辈的坟墓，有她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那山那水、那风那情。这些牵动着她的精神世界，影响着她的人生。因此，在散文里，她能通过细致的笔触，再现故乡土的山川风貌、人物景致、民俗民情等与乡土记忆、亲情记忆相关的事物。散文中叙述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我们对桂西北乡土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生活，有一定的真实的了解。

真实是散文区别于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内在特征。散文应该是在保持真实的基础上，富于情感的艺术呈现。可以说，在罗南描写山逻街生活情景的散文里，掺杂着她对父母亲、兄长姐妹，以及乡邻们的生存状态的真情描写，缠绕着她对故乡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悲悯情怀。

作者站在时间的窗口回溯过往，这个山逻街，或自己的家庭，曾经的琐琐碎碎，曾经的悲悲喜喜，扎实，不事张扬，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比如，在《豁口》中，把母亲给予她的爱，用朴素的文字湿润地表述出来，使其在母爱的温暖中散发出感动。“每个节假日，她精心烹制我喜欢吃的食物，盼我归来，送我离去。母亲总是笑盈盈的，她站在车窗外，目送我一点点远离她的视线。我没有回头，我的眼睛盯着远方，却清晰地看进母亲的心底……”这样的文字表达，充满着丝丝缕缕的暖意。有过母亲呵护经历的读

者,无不为此感动和共鸣。这种感动和共鸣应该源于作者灵魂深处的感恩和对生活的热爱,也让我们感到了平凡日子里家庭那爱意的涌动。

一个散文作家,当他把心灵交给自己时,不说故事是否精彩,技巧是否娴熟,光是那些细节就能感动作者。比如:“父亲在屋里熬粥……火塘的三脚上架着一大鼎罐水,父亲左手抓起一把玉米面,右手捏着一双比平常长出三四倍的竹筷子。玉米面从父亲左手缝飘飘洒洒缓慢落入鼎罐内,右手捏着的长竹筷欢快地沿着顺时针方向不停地均匀划圆圈。没干透的柴火滋滋地吐出白沫,冒出辛辣的烟火熏得父亲睁不开眼……竹筷划出的圆圈花朵一样在鼎罐内层层叠叠绽放。父亲熬了大半辈子粥,无须用眼,也知道左手右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再如:“我们都假装看不到父亲的寂寞。父亲心里堆积有多少无人倾听的话呢?年轻时,他不能说,因为他忙着填饱八张幼小的嘴;年老时,他不能说,因为没有人肯坐下来听他说。从年轻到年老,父亲积攒的话早就葳蕤成参天大树,或是像书房里年久无人翻阅的书,积满厚厚的灰尘。”终于有一天,当作者因写作需要向父亲询问问题时,那时,“父亲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一个平素里不招家长疼爱的孩子,某一天终于做了一件令家长满意的事,迫不及待地向家长讨好邀功来了。父亲的眼神让我疼痛”。这样的叙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细节自笔端流出,使父亲的形象呼之欲出,读着这些

文字，每每会情动于中。

罗南在写作中，不论是写亲人还是写乡邻，都在叙述中注重细节的描写。比如，她写那个不知从何处嫁进山逻街叫娅番的汉族女人，第一次与作者说壮话的情形，“她的声音突然从山一样高的柴火下伸出来。娅番说，姨婆，吃饭了没？娅番的声音很犹豫，像是把一句话含在嘴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明明就在舌尖，却仍然不能确定要不要将它吐出来。娅番说的是壮话。她的壮话还没养熟，疙疙瘩瘩地长着刺，每一个声调都倔强地高高扬起，结束的时候，骤然落下，像一个硬物重重地砸在另一个硬物上”。由此看来，这些细节描述的灵动鲜活及其生活质地，需要生活的阅历，需要敏锐的观察，需要阔大的视野。一篇好的散文，有了好的细节和鲜活的表达，就有了成功的保证。

从这本散文集中可以看出，作者还有一颗赤子之心，没有忘却背后的故乡，那里有她的来路，那里山明水秀，那里贫穷落后，那里淳朴善良，这些记忆在她心中最为深刻。比如《在时间皱褶里》、《娅番》、《药这种东西》等篇章，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山逻街的历史轮廓，时间的真相，古老的民风民情，眼里的景物，心中的情思，以及乡土有关的一切都在笔下渐次呈现。那里是她的祖先停留、驻足、安居、劳作的最后一站，是她的血脉和根系。她对乡土懂得了感恩，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法割舍的牵挂。她沉浸在平凡的人和事中，在这些乡村日常生活中积聚着对自然、人

生、世界的理解和感触，抒写那些曾经照耀过内心的亮光。这便是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也是她对于山逻街这个地方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时而轻松，时而忧伤而滞重。

毫无疑问，我们与乡村有了疏离感。其实对于乡村的这种疏离感，是当下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现在，乡村在我们的眼前渐次变味，消解，逝去。这些年，那里除了老人和孩子，整个乡村空空荡荡，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有的甚至已把家安在了城里，我不知道这些年轻的一代，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否还有故乡。也许，他们当中一些人已成为没有故乡的一代，没有根的一代。悲叹之余，我又有了欣慰，这欣慰来自罗南笔下的文字，为我们保留了一份乡村中的记忆，同时，还会发现与之共生的关于悲悯、同情、叹息，关于回望，关于温暖的情怀，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联。

写上这些感受，仅此感受而已。

是为序。

冯 艺

丙申夏写于京西八大处



## 目 录

被脚印串起来的街道	1
药这种东西	28
娅 番	48
在时间的皱褶里	70
豁 口	89
穿过圩场	114
妈妈的味道	146
未嫁女	150
奔向那地	160
老枫树下的来弟们	169
水之上	178
后记:朝着光的方向奔跑	195

## 被脚印串起来的街道

### 遥远的哭唱

姨婆蹲在黄皮果树下哭唱：

命苦哟——

命苦连天苦连地，

苦瓜种在黄连地。

苦命姑娘苦成婆，

苦到地下苦堆泥。

呜——呜！呜——呜！

……

姨婆的哭调，长声连绵，短声凄婉，这一长一短的哭唱声从沙

沙摇响的黄皮果树下爬上我家窗棂，爬进已经入睡沉静下来的房间，爬进我们被睡意灌满的耳朵里。夜风过处，姨婆的哭唱调被撕扯成丝丝缕缕，时断时续，时强时弱，在黑魇魇的寂空里穿行。

我从床上爬起来，踮起脚尖往窗外看——皎洁的月光下，姨婆正蜷着身子蹲在她家门后的黄皮果树下哭。姨婆边哭边唱，苍老的声音透着无尽的沧桑与凄凉。在悲伤哀婉的曲调中，我尚不解世事的幼小的心竟也无端被刺痛，眼里的泪不知不觉地滚了下来。

姨婆把哭和唱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这种悲凉曲调令当时年幼的我十分惊奇，我并不知道，在我祖辈父辈的年代里，我家乡桂西北凌云的每一个壮家女子都会这种唱法。

在电视、网络还没有风行的年代里，山歌就像血液，在壮家人的躯体里四处奔流。一对男女从相识相恋到结成秦晋之好，大多因了山歌的牵引和成全。从出生到老死，山歌贯穿了壮家人的一生。对旧时的凌云壮家女子来说，不会哭唱就像不会种田织布一样，是一件不可思议和羞耻的事。

山歌就是壮家人心中的喜怒哀乐。年迈的姨婆在流行歌曲日新月异，山歌渐渐匿迹的时候，依然固执地保持用山歌诉说内心的习惯。

## 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两个女人

我和姨婆究竟是多少代前结下的亲戚，现在已经没人能理

得清了。小镇年岁太古，从第一辈到我这辈之间不知历经多少沧海桑田。因此，在镇上，若要从先祖的那一代论起，牵七扯八，每一家都能沾上一点亲戚关系。

小镇呈丫字形，丫字的一点一撇一竖笼统算是一条街。镇叫逻楼镇，街叫山逻街。丫字的一点是政府机关学校所在地，那里住的几乎全是外地人，丫字的一撇是街头，一竖是街尾，这一撇一竖住的全是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的山逻人。丫字交叉处有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大古榕。古榕的枝叶向四周蔓延，覆盖住整个路面，一直延伸覆盖到街对面的房顶，探进人家的院子里。古榕下是几块已经被屁股磨蹭得光溜顺滑了的大石头。傍晚时分，小孩子们在古榕下追逐嬉戏，大人们则坐在大石头上围成一圈闲聊。姨婆的故事就从这些闲聊里跑出来，流传到下一代去。

姨婆家与我家只有几步之遥，小时候我对这个身材胖硕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很是畏惧。因为姨婆特能骂，不论大人还是小孩，谁不小心惹恼了她都有可能招来好长一段时间的骂。

在山逻街，姨婆唯一的骂街对手是街头的婆大。

按旧时的叫法，姨婆应该管婆大叫大姐。因为婆大和姨婆都是姨公的老婆，婆大是妻，姨婆是妾。在旧式家庭里，妾要称妻为大姐。当然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新中国成立后，婆大与姨婆不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一个住街头，一个住街尾，如果不是田地的界线相连，她们几乎可以做到老死不相往来。可姨婆和婆大不但往来了，而且往来得很频繁，每隔三天五天就会惊天动地地往来那么一次。

姨婆和婆大往来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骂街。

姨婆与婆大田地相连,姨婆的苕藤爬进婆大的地里或是婆大的瓜崽结到姨婆的田头,这些琐碎寻常的事都能招来姨婆或婆大骂街。

山逻街不大,一丁点争吵声都会引来全街看热闹的人,更何况站到大街上唾沫四溅、指手画脚、指桑骂槐的人是姨婆和婆大。因此,有姨婆和婆大骂街的傍晚,山逻街连空气都氤氲着兴奋。

首先入戏的一般是姨婆。

白天,姨婆把地头的活儿做完了,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妥当了,吃罢晚饭,这才不慌不忙走出家门。她高高撻起两只袖子,露出两截白生生的胖手臂。走到马路中央,姨婆先是双手往腰上一叉,从嘴里狠狠啐出一口痰,紧接着,两只手掌猛地一拍,张嘴便开骂起来。姨婆嘴里骂骂咧咧,手掌拍得啪啪响,两只大脚丫蹬蹬蹬地往街头迈。她的骂声里只有事件没有人物,可每个人都能听出来她骂的是谁。

姨婆走到婆大家门前,脚步便缓了下来,声音却高了上去,她没有停步,而是在婆大家门二十步开外不停徘徊。姨婆的话字字带刺,句句见血。在屋里听了半天的婆大终于忍不住走出家门,指着姨婆开始还击。姨婆见到婆大,立刻亢奋起来,她“哈”的一声怪笑,手掌拍得更响了。这时候姨婆最有杀伤力的那句话是“人不着急狗着急,我又不指你的名,既然不是你你着

什么急？”婆大像被蜇了一下，跳了起来，她也把手掌拍得啪啪地响，冲着姨婆高声骂起来。两个女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从陈芝麻烂谷子翻起，一直翻到祖宗十八代。

四周早就站满了人，他们边看边议论，姨婆和婆大的故事再次从纷纭的嘴里跑出来，流淌在山逻街的街头巷尾。围观的人饶有兴趣地看着，谁也不去劝架——只要两个女人不动手打起来，旁人是不会劝架的，其实，他们想劝也劝不了，清官还难判家务事呢，更何况是姨婆和婆大这对有着特殊历史和故事的老冤家？

夜愈深，姨婆和婆大只是你啪啪地骂着走过来她啪啪地骂着走过去。两个女人虽然对骂了很多年却从未真正动过手，围观的人觉得没有劝解的必要，便打着哈欠一一散去了。姨婆和婆大少了观众，骂街的兴致便淡了下来，她们依然喊着骂着，声音却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往街头走，一个往街尾去，终于各自关上家门，带着惬意和满足爬上床睡去了。

姨婆骂街更甚婆大是因为她比婆大多出了一份韧性。第二天，姨婆安排好坡上和家里的活儿，吃罢晚饭，又啪啪地拍着巴掌上街头找婆大。婆大毕竟比姨婆大二十多岁，她挨不住姨婆几次三番的纠缠，到最后，干脆紧闭家门不再出来，姨婆没了对手，也觉无趣，只好怏怏而归，一轮骂战方算结束。

在姨婆和婆大骂街之前，山逻街最热闹的要算古一的锣声。古一年纪比我父亲大，可按辈分算我却管他叫哥。

古一的家在街头。傍晚,古一从家里出来,他手里提着一面锣,每走几步就敲两声“咣——咣——”然后停下来扯着嗓子喊:“朵——梅——”

从丫字的一撇敲着喊着走到一竖,又从一竖敲着喊着走到一撇,折回来,又从一撇敲着喊着走到一竖。古一来回敲喊着,就是不往丫字的那一点去。古一的锣只敲给土生土长的山逻街人听,古一的话也只喊给土生土长的山逻街人听,更重要的是,古一的敲喊是为了给住在街尾的姨婆听。

街两旁探出许多小孩和大人的脸。古一目不斜视,专心敲打着手中的锣,扯着嗓子用力嘶喊着嘴里的话,街两旁的脸一张张往他身后移动,古一不看也知道,这些脸里没有姨婆。

姨婆的家门静悄悄的,任由咣咣的锣声和嘶哑的“朵梅”一遍遍从门前来来回回经过。

我把脸挤在那堆脸里看古一敲锣的时候,古一应该有六十岁了,他佝偻着身子踉踉而行,路两旁的灯光把他投在地上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古一迈一步,粘在他脚后跟的影子也跟着走一步。

## 把黑夜敲碎了的锣声

山逻街缺的是水。

小时候,我会念的第一句顺口溜是“逻楼逻楼,水贵如油!”

自来水没接通之前,从机关到农户,整个山逻街人喝的水都

要用肩膀挑。水在丫字的一撇尽头处,那是一股清凉甘甜的山泉。晶莹透亮的泉水从山间密林里流出来,绕过层层梯田,弯弯曲曲一路涓涓流淌。在路边一低岩处,有人破开一截大竹筒,做成水槽接在岩口处,山泉流经这里时便倾注成一股小瀑布。这股小瀑布养育着山逻街的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来水接通到山逻街每家每户后,来小瀑布这里挑水洗涤的人才逐渐少了起来。

挑水或洗衣物的时间大多在傍晚。晚饭后,山逻街的姑娘小伙媳妇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在小瀑布前把水桶木盆排成长队。大姑娘小媳妇们来挑水的同时会顺便带些脏衣物来这里洗,她们围在一起一边搓一边聊天。

不害羞的男人这时候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扎进妇女堆里闲聊开玩笑了——平时哪能和她们说得上话啊,山逻街那些老头老太太们的唾沫星子还不把人给淹死啊!

只有古一从不和女人扎堆。

那时候的古一高条条的,白白净净的脸蛋似乎轻轻一掐就会掐出水来。他是更夫的儿子,很早就没有了母亲。每天晚上,古一都会挑着木桶来到小瀑布旁,他把桶排在盆盆桶桶后面便默不作声地站到一旁等。等啊等,终于轮到古一接水了,排在他后面的小媳妇却说:“哎哎古一,我忙我很忙,让我先来好不好?”古一红着脸,把自己的桶移出来让小媳妇先接。小媳妇接完了水,排在后面的另一个小媳妇也说:“哎哎古一,我也忙,你也让我先来好不好?”古一再次红着脸,又把桶移到后面去。



姨婆的眼睛往这边瞟了几次，终于忍不住把手中正在搓洗的衣服往盆里一拍，用力咳了一下，放声唱起山歌来：

河边有只呆头鹅，  
笨手笨脚笨脑壳。  
竹竿打到脖子上，  
光懂红脸不懂缩。

水边的人哗地笑起来。姨婆走过去，不由分说一把挪开小媳妇的桶，抓过古一的桶就塞放到水槽下。古一的脸又红了起来。

小媳妇哈哈大笑，挤眉弄眼地回击：

好笑多，好笑多，  
帅哥不疼疼呆鹅；  
人家愿挨竹竿打，  
管他从脸红到脚。

水边又是一阵哄笑。

姨婆拂了拂额上剪得齐刷刷的刘海，两手叉着腰唱答：

以为你们比人乖，  
专门欺负老实仔。